

闲云野鹤



生命之途

●刘守林

我孩子似的一拍大腿说：“这是一篇小说！”你看着我，很深沉地一笑说：“这是一篇散文。”我看看你，又拍了一下脑袋，什么也没说——这是发生在山顶的情节。

当你斩钉截铁地纠正我时，我眼里的你就成了现今的我，这一点儿也不奇怪，曾有一篇文章发表在《草原》杂志，叫《生命的重叠》，那是我写的。

寂静的山野中竖着一块牌子，说这里是自然保护区。凡是自然保护区总是游人济济，但这个季节里除了我们再无其他呼吸声，这世界就只有赤裸裸的我和你。此时此境说起这个话题只能是巧合，事实上，在喧嚣的市井中我们亦能感觉出这一点，当然那是心灵上。这是我们降临人世三十几年后共同创造的我们谁也不曾料到的奇迹。这个奇迹的发端是在那个初春的夜里——这又是回忆。

人常常在某一时刻里重复过去，在生命的旅途中这也许是必要的。

那叫做林胡古塞的山野的确很原始，关于它似桂林景致的传言听得我以为它比桂林还“桂林”。那条三公里长的盆景涌入眼帘时，分明只有你在其中。在那盆景的入口处有一方绒绒的草地，在那草地上我们仰视太阳，周围有一群羊对我们毫不在意，于是在这天和地之间，我大胆地重温了你瞳仁里的太阳……

山野里还是那么静，莽莽丛林、潺潺山泉、鸟语蜂鸣在我们耳中化做图画，只有我们各自心中的一片喧闹。小溪始终在我们脚边，当我们触景生情时才想起这山泉可能是甘甜的。坐在小溪中圆的卵石上，掬一捧……你给我洗，用山泉；我要给你洗，你笑说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我们凝望对方，想起那句俗话：愿时间永驻。我叹了口气说：“这一刻多美好，美好的一切不止是静物，它当是因

为人的情绪或者叫情致达到极点时的活脱，这活脱需把美好吸入眼睛然后送给对方，只有此时，我们才有资格——不是惊呼，而是沉默。这个解释苍白吗？可惜很快又是回忆。”

你说这山很陡，不过翻过去就能看到你曾与别人欣赏过的许多风景。山径曲折，我说也许有蛇，我该如你期望的那般很男子汉地在前开路，你说不行，你怕走在后边被人拐了去，我惊喜我今年无论如何都是男子汉了！

这山果然很陡。你说曾有人争相背你走过这段路，我顿觉我的体魄巨大起来，便欲背你，你笑说我永远是瘦弱之人，难以负重。

坡中我们小憩。身旁是厚厚的百年腐叶，我猜不出第几层落叶是你前次途经的见证——那在你心中肯定也是回忆。但你说你你不愿回忆，你告诫过我“不要总提过去”！我当然不想伤害你，可想起那层落叶我仍难免恼怒。我说：“这情景又将留给回忆，但那应该是我们共同的回忆！”

你始终走在前面，我就想你本不用谁背的。当我爬到山顶时，你已把汗挥给无遮拦的风。坐在你对面，不知抚摸我面容的是风还是你的呼吸。

什么都看在眼里，心中坦荡，幻想也真实。你说要看的那庙宇已在视野里，无论它曾记载过怎样的故事，此时都无任何内容，因为我在你身旁！

我说：“走吗？否则赶不上最后一班车。”

你说：“已经赶不上车了。”沮丧中你提醒说这将是回忆。我一阵欣喜，知道该珍惜我们的现实，无论忧喜。此时我就说这是小说，你说是散文。最后我点了点头。

珍惜此时，无论是美好还是痛苦，因为所有都将留给回忆，在行将告别人生的那一刻。而之后期是再也无法回忆起的。

又见“八卦”

●田伟

周末，脚步受思绪牵引，不由自主又回到牛桥、狗市，我那梦中的旧城老家——东沙梁。

牛桥边，几个朋友在放风筝。循着风筝线仰头望去，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。用手机镜头拉长个焦距，哦，这是“八卦”。

上世纪70年代在后沙滩上小学时，河对岸住着一位骑车叫卖酱油醋的老人“老庚子”。孩子们经常一群一伙，跳脚喊着逗“老庚子”：“老庚子，老庚子，吃上面抹奔子。”“老庚子”永远是一脸慈祥憨厚的笑容，从不与孩子们翻脸。

每当大地回春、东南风起，“老庚子”在一帮男孩子的簇拥和协助下，在五里沙河边放飞起他亲手用麻纸、竹篾制作的八卦风筝来。五颜六色的风筝头比我的个子还高。那时，能给“老

庚子”托一托八卦风筝尾巴，便觉得是一件十分荣耀的事。

看我喜欢，风筝的主人把线板塞给我，让我圆一回放八卦风筝的梦。还别说，绷直了的风筝线挺吃劲儿。我很紧张，生怕线板从手中飞脱，把人家的八卦风筝飘（四声）了。

风筝的主人向我介绍，现在制作风筝的材料是丝绸、塑胶、无纺布，风筝线是进口的尼龙线，和麻纸、竹篾制作的传统风筝相比，既轻巧又结实耐用。

风向不稳之际，几个人合力把风筝收了回来。看到这现代“八卦”，我总觉得它多了一些工业化的痕迹，少了些许传统味道，其精美程度也远不如记忆中“老庚子”的手工麻纸“八卦”。

让温情淡化忧愁

●刘力

有位好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：“你的笔下全是挺好的人，挺感人的事，你的运气真好！”

是吗？在我人生长长的记忆里，存留着不少“踱步孤寂中”流下的泪水，误解、欺骗、丑恶都有的遭遇。许多时候，无奈的我寻安静角落自我安慰：“让温情淡化忧愁！”于是，只剩下一窗暖阳一室静，还有时钟轻轻地滴答声。

常常用憧憬、用希望编织生活描绘人生，尽管偶有凛冽寒风刮起殿墙的砖石，围我于孤寂城池。忧烦不解时的牢骚，竟成了好事者邀功请赏的素材，让你除了长叹，仅能报以无可奈何的苦笑。社会是面多棱镜，可以折射人的本质，美好丑陋或崇高低下，实在无须过多计较，古人有名句：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！”

常常欣赏欢乐中蕴含的美，有意无意间忘却寒心的日子、伤人的语言，只留一湖烟波、一池星星，美丽温情便会常在身边散步。再沏一壶岁月的茶，在淡淡俗世中品味光阴故事，时光会变得简单充实。

记得从水田背我回家的民办教师陈老师，至其八旬我还曾千里探望。记得从水库里捞我起来的仟保大哥，至今仍在视频中听他难懂的乡音。记得红烛照亮过梦想的小屋，尽管有些早已消逝在岁月的烟尘中。记着曾有过的感动和激情，便会感到人世间的温情竟可以淡化忧愁。

夫妻也有拌嘴，那个时刻便想起家中可口的饭菜，便想拾掇得整齐始终保持整洁温馨的家，便想起病床旁的陪伴，那盒远远捎来的饭菜，还有夫妻相依相伴的时光，那时拌嘴中的误解会随着时光飘得很远很远，留在身边的永远全是温情全是爱。

青春年少时，许是代沟之因，与父母有过争执，得过不轻不重的巴掌和责备，后来的许多时光，便会想起母亲清早起来做的早餐，一针一线织好的毛衣；便会想起父亲下矿井挣补贴，给孩子添营养；还有每次离家时，站台上父母依依不舍的眼光和略带佝偻的背影，便也没了忧愁，那种温情又让我常责备自己“年少不晓事理”。

过往的人，无论是谁，都在丰盈你的履历，教会你成长，应该学会看淡容纳，心怀感恩。人生短暂，苦衷谁无？多想雨中的伞、寒中的衣。回眸一笑百媚生，恍然如梦。那些哭过笑过的过往，终如一指落花，消逝在生命的长河中。

其实，岁月中每个片段、每段历程，无时无刻不彰显生命的色彩，无论美丽温馨，无论寒凉悲怆。冬天，能让人感觉天地间旷远豁达；寒风中，能让人知晓暖流心间最是真情。

用爱心记住曾给过友谊的朋友，记住他们纯真的话语；用爱心记住父母妻儿给过的浓浓家情，便会时时陶醉在浓浓温情中，便能感受到朴素人生的富足。世界是美丽的，因为它充满了温情，温情又冲淡了时空中的忧愁。惟愿岁月静暖，温尽一切薄凉，让人与时光与岁月，握手言欢，慢慢遇见更好的自己。